

同意 起飞

格格杨松 著

国内首部关于中国民航飞行员成长的故事

在世界各个城市的机场上，每日每时每刻那冲上蓝天的中国银鹰背后都装载着一份厚厚的蓝天上的记忆，那就是飞行员成长的历程，也是中国民航成长的历史。



中国民航出版社
China Civil Aviation Press

同意·起飞

格格杨松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同意·起飞 / 格格杨松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9

ISBN 978-7-5502-3501-4

I. ①同… II. ①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97783号

同意·起飞

作 者：格格杨松

责任编辑：张 萌

封面设计：张 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00千字 710mm × 1010mm 1/16 16.75印张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3501-4

定价：38.5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 64243832



早期飞行学员的练习器



70 年代飞行训练场景



五边飞行授课



起飞前讲评

代序

致读者

代

序

中国民航飞行员，这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个神秘的群体，是他们用坚强的意志和钢铁翅膀搭建了空中的彩虹，让通向世界的道路不再遥远，他们是十三亿中国人中仅仅占三万人的优秀群体，我的故事将从他们开始。

书中通过在民航的一所航校所发生的故事，描写了中国民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20年历程中几代民航人为中国民航今天的强盛所做出的艰苦奋斗和卓绝努力。特别是民航飞行员的成长历史，没有川西平原上广大教职员长期无私的奉献就没有中国民航今天的强盛。

我曾经为这部小说考虑过众多名字，如“共和国之翼”“蓝天上的记忆”“逐云亮翅”等等。最终，我选用《同意·起飞》作为书名。这是空中通话的基本用语，无论是飞行训练还是航线飞行，当飞机起飞前向塔台申请时，塔台认为符合飞行条件时的回答。简短的四个字对职业飞行员而言却是一生的努力和追求，得到“同意”要通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和严格的考核，得到“起飞”的指令冲上蓝天是一份最高职责和终身的奉献。这就是民航飞行员。

这是第一本描写中国民航飞行员学习和生活的小说，书中的历史背景

是真实年代的写照，书中所涉及的飞行技术和飞行场景经过资深飞行教员、机长的亲笔修改，读者从书中完全可以看到真实的飞行生活，看到所不知的飞行中神秘而真实的故事，看到一代飞行员的纯洁而真实的爱情生活。是他们那些感人的事迹支持我完成了本书的创作。

同
意
·
起
飞

目 录

代序	1
序曲	1
千年古镇和照相馆	2
机场四合院飞行队	15
飞行队的第一节课	18
纸板飞机萦梦云天	22
感受飞行基础起航	26
身体素质和体育课	30
照片风波一波三折	33
首次单飞雏鹰展翅	37
空勤灶和女营养师	42
稻田中的一池春水	46
在桂花飘香的季节	51
河滩上的紧急降落	58
首次假日邂逅草堂	64
滞留岁月红梅为魂	71
清淤劳动支援生产	81
养鸭司令蓝天归来	84
毕业分配和新岗位	88
疗养院再遇营养师	91

爸爸儿子相约相盼	97
夜航训练逐云亮翅	103
教员的家和蜂窝煤	111
项蓝天第一次心动	115
补课老师相遇女兵	119
训练处参谋的日子	128
探亲假和相亲风波	132
重逢的喜悦与苦涩	142
年轻指挥员的话筒	155
三个暖水瓶和女儿	158
航化飞行千里集结	161
进城路远相思情深	168
十年再聚惊鸿乍现	175
天安门前倩影终身	182
两件温暖的毛背心	189
蓝天飞翔扶摇九天	194
挚爱永恒栀子情深	199
真情表白深陷迷茫	209
天上掉下个红妹妹	215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224
新机长的七彩光环	234
鹤舞凤翔征途万里	246
后 记	257

序曲

1981年1月7日，历史为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美国旧金山机场空中管制塔台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落地申请：

PPL: SFO tower, CCA 985 heavy runway 28L visual.

TWR: CCA985 heavy, wind 120 drgree at 6 miles, runway 28L clear to land.

PPL: cleared to land runway 28L.

中国民航飞往美国的首次航班获得在旧金山国际机场 28L 跑道落地的指令。

温暖的旧金山机场候机楼里，以市政府官员为代表的美国欢迎队伍以最隆重的方式迎来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次航班。

旅客走出隔离区后，掌声响起。

身着深蓝制服的机组队伍映入欢迎人群的眼帘，帅气的中国机长头戴制服帽，手拉长方型的黑色拉杆箱，边走边向欢迎的人群挥手，引来了欢喜激动的异国女孩的阵阵尖叫声。

在罗马，在巴黎，在伦敦，在柏林，在阿姆斯特丹，在马德里，在布鲁塞尔在世界各地的航空港，同样的制服，同样的长方型黑色拉杆箱，同样的英姿勃勃，一名名中国机长驾驶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型客机飞翔着。

银鹰起飞，从这里开始——从川西平原那块美丽的土地上起飞翱翔。

千年古镇和照相馆

秀美的川西平原，3月份的阳光难得地照耀在这千年的古镇上，驱散了连日的春季阴雨。正值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一眼望去满目鹅黄色的田野一直连接到天际，古镇中缕缕炊烟在阳光的照耀下，缥缈飞扬如幻如梦让人仿佛置身仙境。一条老街蜿蜒曲曲，老街两旁高低错落着依旧镶嵌着木板门的老屋，房顶上是雕刻着年代印记的小瓦，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小瓦，在午后阳光的折射下泛出金色的光芒。空气中弥散着清爽沁脾的油菜花香。在房前屋后，依然散落着鹅黄色的小花和肥肥的绿色豌豆尖。这是一座被五条河流环抱的小镇，小镇有着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古津镇。

古津镇，一个坐落在川西平原上的千年古镇，一片遗落在人间的净土。从“津”字上探寻，按《说文》义释“津”者为“水渡”，即“渡口”之义，曾经“商贾云集，货如轮转”是重要的水陆码头。从川西松潘岷山南麓发源的岷江从镇前湍流而下，好像格外青睐古津镇这块古老的灵秀之地，当它流经这里时自然分为五条支流，滋润着镇子上的每一寸土地，最后再次在镇东南汇合成一条大河——岷江，流向乐山，接着流向大渡河、青衣江，最后从宜宾汇入滚滚的长江。随着那逝去的历史，如今的小镇恬静中仍不失钟灵毓秀的气息。古镇上那千米多长的小街路口有一棵据说有着300多年历史的黄葛树，粗壮得要几个人才能环抱。树干盘根错节，蜿蜒交错，茂密的树枝和油绿的树叶就像一把大伞耸立在镇口。这是一棵被镇上人誉为古津镇保护神的风水树，平日间总有老人们把红布条层层环绕在那枝条茂密的树干上以祈祷平安。

沿着古树向西弯弯的有一条老街，湍流的岷江分支金马河从老街前流过，古老的石桥斑驳点点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繁华。如今只看到低矮的土房，散落着的小饭馆，敞开的木门前面摆着搪瓷脸盆、扫帚等日用物品的杂货店，

纸烟店和民房。那些茶馆中手持长烟袋锅的老人，和竹椅上坐着晒太阳的老乡，高声地摆着“龙门阵”。这就是记忆中的千年古镇。

紧挨大树下有一个小小牌匾挂在木门框上，“古津镇照相馆”几个字依然清晰可见，古朴的木匾上的丝丝木纹，述说着那逝去的风霜，门前几乎像所有川西平原的住户一样，摆着黑漆的方桌和小竹椅，只是竹椅上看不见摆“龙门阵”的老乡。背对着门口只看见一个白色的身影和两条黑油油的大辫子，那捆着蓝色毛线的辫梢已经过了腰间。

黄葛树东面有一条小路，沿着碎石子铺筑的道路逐渐延伸，远处是一片绿色的草地，再向更深处望去排列着一架架飞机，四周并列耸立着像古堡一样的储油塔守卫着飞机，和镇上低矮的土房，片片盛开的油菜花形成一幅时光交错的画面。

据老人们说在一九四几年时这个机场曾异常繁忙，镇上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也就是当年的壮小伙们都曾经参加过修筑机场。那时有来自温江、邛崃、新繁、蒲江等周边县的二十多万人参加了这浩大的工程。是几十人拉着大石碾生生地压出一条两千多米长的石子路作跑道。后来又来了很多高个子蓝眼睛，穿皮夹克的外国人每天开着飞机去轰炸日本鬼子。

时光倒转到三十年代末期，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个带着十几岁的女娃娃的中年人来到镇口，在黄葛树旁买下了这间房开了这家照相馆。

绿色的草地，弯弯曲曲的石子路，远远地看见一位身着绿色军装上衣、深蓝裤子、头戴大檐帽的青年。阳光照耀着青年的大檐帽，帽子上的帽徽格外醒目。帽徽的两边由金色麦穗组成，中间的深蓝底色上是红色的五星，五星上“八一”两个字熠熠生辉，红五星的两侧是鹰的翅膀。只见年轻人低着头一手提着用绿色背包带捆成的长方型的包，另一手中拿着一本书，朝照相馆的方向走来。

年轻人脚下穿着一双崭新发亮的黑色皮鞋，脚步轻轻，以至于几乎走到了大辫子姑娘的身后，姑娘都没有觉察。反而是坐在柜台里的女人一声招呼惊得原本呆呆捧着一本书看得入神的姑娘猛一回头，一双闪着湖光蓝色的大眼睛愣愣地看着年轻人。看到年轻人一身军装，一只手紧紧地握着一本书，另一只手提着行李包一副紧张的模样，姑娘那湖蓝色的目光从最

初的惊诧随即转成调皮的笑意直盯得年轻人红着脸低下了头，慌忙中书掉到地上。书已经翻得很旧，书皮上“高等数学”几个字映入了姑娘的眼帘。年轻人更加慌乱，急忙蹲下想把书拾起来，没想到坐在竹椅上的姑娘也伸手去捡书，两只手碰到一起，慌得年轻人立即收回手，一张照片从书中滑落。

照片上一对约四十多岁的男女端坐在一条板凳上，旁边站着两个男孩和三个女孩，都瞪着圆圆的大眼睛看着镜头，女人怀里还抱着一个几个月的娃娃，一家人表情严肃，衣着整齐，只是孩子们的衣服穿得甚为奇怪，棉衣与单衣混合，不同颜色的补丁尤为明显。大男孩看起来已经有十几岁了，上身的棉袄缀着补丁，两块不同颜色的布把裤腿接长使裤子刚及脚踝。三个女孩只穿着单衣，站在母亲身边的大女孩穿着一条肥大的裤子，挽着裤腿，这显然不是她自己的衣服。两个男孩都光着双脚，隐隐的可以看见粘着泥土。男人的鞋黑黑的露着脚趾，一双粗壮的、青筋可见的胳膊下的双手不自然地放在腹前。身边的女人却安静祥和，女人的额头宽大光洁，虽然衣着破旧但光亮的头发整地贴在脑后，一丝不乱，双眼流露着渴望的目光看着远方。

只见年轻人扔下原本提得紧紧的捆成长方形的棕色衣服包，迅速地捡起照片，轻轻地拂去粘着的尘土并把照片双手搂在胸前，一副唯恐怕它再次落地的样子。女孩顺手提起衣服，一双湖蓝色的大眼睛盯着年轻人没有做声。

“年轻人，是要照相吗？”屋里的女人问青年。

“是的。我想知道穿这套衣服照一张大点的照片要多少钱？”年轻人轻声问。

“一寸五角，两寸八角，三寸一元，上色另加两角。”

“我是师傅，要照相就快换衣服啊！”

话音未落只见从柜台后面的门里走出了一位瘦瘦的年轻人，操着一口四川话答道。

“丽思妹妹，快进屋喝点茶噢！门口风大小心着凉了！”

瘦瘦的青年又以极其温柔的声音对着门口的女孩说，同时接过女孩手中的衣服包，用那双不大的眼睛狠狠地看了年轻人一眼，顺手把衣服递给了他。

年轻人没有说话，看着女孩向屋里走去，之后，他也迟疑地往外走，

可是却与转身往屋里走的女孩撞了个满怀，女孩以充满惊愕的蓝眼睛看着他，没等她说话，年轻人的脸就红了，直奔到黄葛树下坐着，纹丝不动。

年轻人怔怔地捧着那张全家福，眼前仿佛看见母亲那因操劳而过早爬满皱纹的脸庞，不由得眼含泪花。

大弟弟用笨拙的笔写到：“我儿学文见字如面。你出门三年，小弟弟学全已出生三月，为解你思念家人之苦，一家人用三十个鸡蛋换了一元钱到镇上照了这张照片寄给你。望你也照张相片给我们，看看你现在长高了。你过年时寄来的五十元钱已收到，前月已买了种子种在水塘前的那块地里，又付了学武、学双的学费和姆妈生小弟学全的接生婆三元，所剩无几。切盼早日回家不要当兵也不要再想考大学了。我们想你。大弟学武代笔父母。”

年轻人华学文出生在中国南部一个偏远的山村，是家里的老大。家乡解放那年刚刚五岁，背着母亲用旧衣服改制的布书包开始跟着比他大十岁的表姐上学。五年读了六年的书，十岁那年提前高小毕业，还练就了一手好算盘。暑假期间，生产队长看老会计总也算不清全村那百十人的工分，就让这个全村考第一，名字在村口大红榜上的小娃娃帮忙。没想到比生产队那张唯一的桌子高不了多少的小学文，虽然坐板凳还够不着桌子，却能在桌前给全生产队算工分，算盘打得呱呱响，没用几天就算清了。这是十岁的小学文第一次给家里挣工分，只是由于年纪太小，经生产队讨论决定一天只能给半个工分。别看这一天只有半个工分，华学文的母亲可高兴得逢人就说，好一阵子都是村里家喻户晓的美谈呢！六年前由于学习出色，他被保送到距家乡几十里外的城里最好的中学读高中。

三年前正值准备考大学的光景，华学文因实在交不上那两元钱一个月的伙食费回到家中，边复习功课边帮父亲干些地里的活。

五月的一天，县武装部的干部来到他家里，说是国家空军要招飞行员，在校的同学都体检了但还是没有几个合格的。听老师介绍有个叫华学文的，个子瘦小，可是光着脚跑得很快，体育课打篮球跳得也很高，学习成绩很好，几乎年年都是考第一名，因常常交不上伙食费隔月就会回家种田凑够钱再回学校读书。便立即派人到华学文家里，动员他去县里体检。那天华学文第一次坐上吉普车随武装部的干部一路到达县城医院，几乎没有间歇地做了一连串的检查。还第一次挽起袖子抽了好大一个玻璃管的血。

医生说：“你都16岁了怎么体重才90斤？身高刚刚1.55米，太瘦小了。”

可是从体检结果看各项检查全部合格，医生下结论鉴定为“营养不良”。

“如果你政审没问题，抽血检查正常，你可以当飞行员，回家多吃点好的，做好当飞行员的准备。”临别时医生对华学文说。

医生很清楚，这个16岁的男孩只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才长得这么瘦小，可是他身体的各个器官都符合飞行员的体检标准，是副难得的当飞行员的好身体，他相信到了飞行部队、男孩肯定会迅速健壮起来。

这是华学文第一次穿着平时只有在学校才舍得穿的那双鞋，那是母亲晚上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制的鞋，从县医院一口气走回家。这天，华学文很高兴，抽血后武装部的干部把华学文带到食堂，盛了满满两大碗米饭，还有肉和两个鸡蛋。华学文第一次吃得这么饱，第一次吃了两个鸡蛋，顿时身上充满了力气，一口气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回了家。

到家时已是深夜，劳作了一天的父亲早已睡下，只有母亲还在那昏暗的油灯下做着几乎永远做不完的几个孩子的鞋，等着学文回家。

在家复习两个月功课华学文参加了高考。一家人好像也都忘记了那次招飞行员的体检。高考结束后华学文一直帮助父亲干着地里的活，时间过得很快，终于到了华学文去学校看高考结果的日子。母亲知道儿子今天要去学校，天不亮就起来专门为华学文煮了一大碗稠粥，好让儿子有力气走那几十里山路。又翻开那块出嫁时的红布盖头，拿了一毛钱让儿子能吃上午饭，好能坚持在当夜回到家中。因为，儿子高考后已将被褥背回了家，今夜不回家在学校也没有地方住了。

南方七月里的天气非常炎热，但走在清晨五点钟的山路上还能感觉到丝丝凉意。高中三年，华学文几乎每隔一月就要走一次这样的山路，早已习惯。他照例把鞋用稻草捆紧，再用母亲做鞋用的麻绳拴作背带，斜跨在身上就出门了。

大约十点多进到城里，华学文迅速摘下了鞋穿在脚上向学校小步跑去。远远地华学文看见学校好像比平时热闹，同学们出出进进，有的兴高采烈，有的低头不语，华学文还是老样子，低头快步向校门走去。只见校门内迎面的墙上，一张大红纸格外耀眼，南京航空学院后面，“华学文”三个大字冲进了他的眼帘。

旁边站着瘦瘦的戴着一副圆圆的厚厚的眼镜的祝老师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大声说：“学文，你考上大学了，你的数学和物理都是 100 分，国家分配你到航空学院将来要为我们国家造飞机啊！”

造飞机！华学文突然想起自己不是还做了飞行员体检吗？从华学文懂事以来他只知道要好好学习，将来能像城里人那样挣钱给父母买粮食，让父亲不要再那么劳累，让母亲不要每天深夜都在那昏暗的灯光下给自己和弟妹们补那补不完的衣服，做那做不完的鞋，让自己和弟妹能天天吃上大米饭不再饿肚子。从未想到什么是飞机，自己要去学习造飞机，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他一把抓过班主任祝老师手中的录取通知书，来不及脱下脚上的鞋，更顾不上已经几个小时水米未沾，转头向家的方向跑去……

朦胧中华学文仿佛刚刚看见母亲站在门口张望的身影，刚要开口喊姆妈，却被一声洪亮的嗓音打断了，那是悦耳的标准的普通话，虽然三年的飞行学员生活，按职业要求每个学员都要讲普通话，但项蓝天的普通话讲得格外标准和好听，因为项蓝天来自北京，从小在部队保育院长大。华学文抬头，才发现他的三个同学——项蓝天、乔金生、吴书明已经整整齐齐无一例外地手提同样捆成长方形的棕色皮衣包站在自己面前。

华学文、项蓝天、乔金生、吴书明四人均来自空军驻河北省的一所飞行员预备学校。四个人都是 16 岁入选飞行学员，同时被分配到这所飞行预备学校，在经历了滑翔飞行、跳伞训练、基础体育课等一系列初始训练后又一起学习文化、一起下放到连队锻炼一年，这次又一起分配到位于川西的这所航校、在校部学习了八个月飞行理论课后分配到位于古津镇这所分校。

华学文，来自福建的一个小山村，喜欢读书，到部队三年，背包里始终夹着高等数学等几本书，那是华学文用第一个月津贴费买的，只要有空就在那里低头看书，天天念着当不上飞行员就还要回去上大学。别说，在文化学习方面他还真厉害，大家听不明白的课后都去问他，后来索性就称他“小教员”，只是到部队三年了，华学文还是很容易脸红。

项蓝天，来自北京。解放战争初期出生在部队的野战医院，出生时因母亲随部队转战南北生活艰苦，所以格外瘦小，接生的医生是从上海跑到解放区的大学生，一口上海腔，说了一句：侬个小小啊（怎么这么小啊）！